

人生百态

不说离婚

□石松慧

晚上在家，儿子写作业，我们夫妻看电视。不一会，儿子从他房里出来了：“爸，妈，这篇文章你们两个都看看，特别是我爸。”

我伸手接了过来，题目是《多年父子成兄弟》。“孩子既然强调了让爸爸看，你就先看看吧，你看完了我再看看。”我就给老公递了过去，谁知他突然就急了，抢过书摔在地上，大着嗓门说：“我不看，谁爱看谁看。”并从沙发上站起来去卧室睡觉了。

旁边的我再也坐不住了，火冒三丈地冲过去和他理论，儿子听到动静出来拉住了我：“妈，别理他，他想看我也不让他看。唉，摊上个这样的爸爸！”我知道，儿子的泪水肯定在眼眶里打转。此时的我，不想再和老公计较什么，却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流泪的儿子，因为是我选择了不学无术的他，才让孩子有了这么一个爸爸，离婚的念头忽地就冒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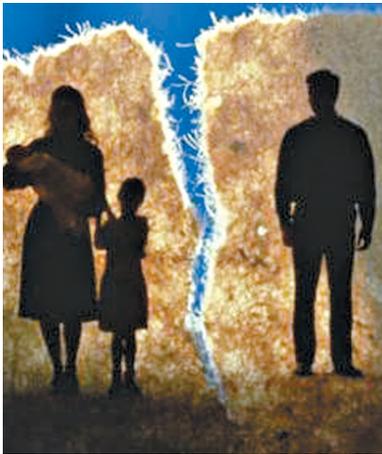
等儿子平静后又去写作业，我就出去散步排遣郁闷，心里也开始胡思乱想：“跟他离婚吧。什么都不愿学、不愿做，好吃懒做，脾气还不小，简直一无是处……”想起这些，我后悔得直想抽自己两个耳刮子，怪不得古人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如果错了，想改正都难呀。

“晨晨妈，你也散步？”正想得入神，听见有人打招呼，是住一个院的阿姨。“想什么呢？那么入神。”阿姨又问我。“正生闷气呢。”

“生闷气对身体可不好，快给我说说。”

我就把刚刚家里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地给阿姨说了，阿姨听完后给我讲起了她年轻时候的事。她说那时候，也经常与老公生气，而且比我们严重，总是大打出手，甚至会有邻居报警。有一次，老公抡起一个板凳往她头上砸，当即就把她砸倒了，孩子吓得哇哇大哭。等她醒来，就下定决心要和他离婚，可是女儿的一个举动，又让她放弃了这个决定。

每次吵闹后，老公便不爱回家，回来



也是醉醺醺地倒头就睡。那天，老公回来得早，估计没喝酒。女儿见爸爸进门就仰着头观察爸爸，然后怯怯地伸出小手拉住了爸爸，把爸爸拉到她的身边，把妈妈的手放到爸爸手里，她心里的坚冰开始悄悄融化、松动。之后，他们夫妻便有了约定：不说离婚。

说到这里，也唤醒了我的记忆。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吵架，孩子哭；再大一些，他会威胁我们，有次竟然威胁说，如果你们离婚了，我就去死。这句话着实吓到了我们，为此我们也有一个特别约定：不说离婚。

其实，当听到阿姨说那个同床共枕的男人抡起板凳向她头上砸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男人是多么可怕，这桩婚姻是多么让人不可思议。这种婚姻、这种生活必须早点结束，阿姨却还和他约定“不说离婚”。我猜测着阿姨不说离婚的原因，是为了女儿选择隐忍还是他们之间还有爱；我也猜测着表面看起来十分恩爱的老两口，年轻的时候会是怎样的血气方刚。

和她相比，我没有办法再生气，老公也许只是觉得“多年的父子成兄弟”侵犯了他作为父亲的威严，才突然发火。观念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得多给他一些时间，无论何时，记住曾经的美好约定吧。

百姓记事

记忆中的剧院

□高明海



星期天去中兴路逛街，不经意走过平顶山剧院时，发现它已成为瓦砾了。想当年，剧院是何等热闹和风光啊！

上世纪70年代，我还是懵懂少年。记得是初冬的一天，老叔带我去看电影。当时上映的是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那年代适逢上映外国电影，买票别提有多难，那阵势颇为壮观。一大堆人挤在售票处，仿佛是一堆铁钉遇见了磁铁，胳膊举得像抬枪，争着冲向售票口那个碗口大的洞。大家都各显其能，懂窍门的，遛墙壁侧面插入，一有腾开的身位瞬间就把自己楔进去；没经验的只知道跟在一堆人后面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进去了，结果却直不起腰来；还有几个人合成

伙，选个瘦点的把他推举到人堆的头顶上，尽管被下面的人骂着、拧着、撕扯着，但只要能凑近售票口就有希望。等到票卖完了，大家都被挤得东倒西歪像害了场病：面孔通红，发若鸡窝，有的鞋没了，有的帽子没了，有的裤腰带断了露着半拉屁股蛋子。天啊，这哪儿是买票，简直是美式橄榄球比赛，不次于动物世界里那些饿急眼的狼。

老叔也只抢到了一张票，拿着这张票要领我进去，结果被检票员拦住了，说我过了一米二，得买票，老叔只好带我离开。他挠挠头想了想，就领着我跑回家。他找个帽子让我戴上，又找了件棉大衣披我身上，然后折回

剧院。快到门口的时候，老叔让我学罗圈腿走路，个头立马矮了半截儿。检票员看了看手一摆，就放我们进去了。老叔高兴得直夸我：“你小时候总学老王太太走路，别提多像了！看，这回用上了吧？”我点了点头，急忙去上厕所。进厕所正准备解裤子，突然有妇女冲进来，她揪住一个刚跑进来的成年男子就往外拽，边拽边说：“敢骗我，你就是钻下水道里我也把你抠出来！”原来这人是拿张废电影票蒙混进来的。

然而，即便没买到票仍然有办法看电影。我上中学的时候，放暑假经常跟随几个高年级的“坏学生”去看“白戏”。剧院北面有个铁大门，门下面不知何人挖了个马勺般的凹坑。这细节逃不过“坏学生”们的眼睛。看了看那么大的坑，我退缩了。李大脑袋上前来拍拍我，指着自己冬瓜般的大脑袋：胆小鬼，看老子给你做个示范。李大脑袋趴下去将脸贴近凹坑头先钻过去，然后身子像蛇蜕皮般一耸耸地就挪进去了。随后我们也跟着钻进去了。看完一场不过瘾，我们几个就偷偷溜进舞台底下的坑道里躲起来。里面漆黑、潮湿，散发着霉味。散场后，我们紧张地从墙缝儿里往外瞧。工作人员拿着手电筒晃来晃去地吆喝着：“散场了！都出来！别藏了，我看见你了！”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直到下一场开演，混到观众群里，心才得以平复。

现如今那个年代建造的影剧院大多都已扒掉，它们的命运恰如孩子眼中那些早已带不来新鲜感的玩具。当有一天看着它们被当做垃圾丢弃的时候，才会想起来：它们曾给自己带来过的那些快乐的时光！

难忘的“国贝石”

□刘学

2015年1月3日，我父亲刘春和与世长辞，享年82岁。我翻出2014年6月18日写的陪父亲重回兴州机械厂旧址的稿子，不禁思绪万千。

也是麦子刚收获的季节，我们全家从东北沈阳五三工厂上三线，搬进这伏牛山深处——河南省鲁山县赵村公社国贝石大队。转眼48年过去，当年12岁的少年，已两鬓斑白，少年时代在国贝石度过的时光，仍历历在目，对那里的山山水水都充满着感情和眷恋……

坐落在国贝石方圆十几里的兴州机械厂，是家军工企业。1965年选址，1966年开始大规模建设。父亲是当年选厂址专家组成员，他亲历了兴州厂从选址、建厂、投产的全过程。此次，他与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同行，81岁的老人一到国贝石，精神抖擞，眼中放光。如今的国贝石已是另一番景象，依山建起了不少新房子、小洋楼，当年投巨资建设的三线厂已不复存在，仅存的厂办办公楼等几座建筑，人去楼空。厂工人大礼堂现只剩下几个门脸；灯光球场上已建起了房屋，百货商场一楼依旧开门营业，只是人很少，当年的繁华与喧闹已被宁静所取代，如不是当年在此生活过的人，很难想象出，曾几何时，职工连家属万余人曾在这里热火朝天地搞建设。

国贝石的山上，现已建成了“尧山的玫瑰谷”，登上玫瑰谷山顶的塔顶，远眺群峦叠嶂，“摘星楼”高耸入云，“老虎台”云雾缭绕，巍峨壮美。在国贝石还曾有一座200多年前的“山寨”，叫做“秀才楼”，相传是当地一秀才，为追求一美艳的姑娘，向其发誓婚后生活永不被土匪袭扰而建。山寨在石崖上建起，高近10米，底座宽三四米，顶部宽两米多，上面长出厚实的青草，寨内面积足有篮球场大。记得每当放学后，小伙伴们就跑进这高墙壁垒的秀才楼，登上高

高的围墙顶部，在上面玩耍奔跑。可如今，它已只剩下残岩断壁，据说是几年前，奎河堰需要用石头而将这200多年来，躲过多次战争、匪患的山寨扒掉，令人扼腕……

到国贝石的第二天，我们去了三道庵和煤窑沟。在煤窑沟游玩时，一位年轻人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并让我们到家做客。漂亮的二层小楼，祖孙三代，兄弟两家，父母十几口人共住一起，其乐融融。小伙子名叫何泉旺，在西藏当兵5年，他的父亲摘来黄瓜，让我们品尝。这让我想起，当年上中学时，盛夏“野营拉练”到煤窑沟，从山上下来，同学们口干舌燥，素不相识的社员，急忙从家里担来冽好的竹叶水，那情景至今不忘。多少年过去，山里人的居住条件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山里人的厚道、纯朴之风依然延续了下来。

白草坪，距国贝石15里地。国家扶贫资金在国贝石及周边建设了一条山区水泥路，有的沟里只有几户人家，路也铺到了其家门口。在白草坪街上，我们遇见了白草坪小学的肖向阳老师。他为人热情好客，带我们参观其新近出土的“芸窗乡校碑”，这是一座清朝同治六年十一月镌刻的石碑，距今已145年。肖老师站在石碑前，为我们朗读碑文。碑文笔起三代，文采激昂，石碑的下部，一行行当年为建乡校慷慨资助的人名历历在目，先人虽已去，可他们真的是名垂青史。下课了，望着操场上快乐玩耍的孩子们，肖老师、李国建老师不无焦虑地同我们谈起目前已暂时搁置的当地旅游建设项目。言语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多么希望眼前的这些孩子们，不再是仅有走出大山这一个想法，而是在白草坪，共同努力，在家门口圆自己的美好梦想啊。现今白草坪已由原有的

500多户，减少到400余户。140多年前，大清同治年间就已建设起来的乡校能否后继有人？白草坪小学谢校长及老师们为此忧虑……

赵村，镇政府所在地，街上存有古朴的老房子，距国贝石16里山路，曾是我们心目中的旅游圣地。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年代，赵村街上仍有数家饭馆、肉店、作坊，多家商铺，还可以买到乒乓球、小人书及其他读物。记得少年时，有年过春节，我和弟弟一道往返跋涉30余里，去赵村买过年的牛肉，一早出发，待到肉已是午后，回程的山路显得是那样难行和漫长。半路上，我们遇到一位老乡和他的孩子，老乡看我们疲惫的样子，心疼地帮我们背上东西，山路蜿蜒崎岖，老乡一路都不肯让我们背一会儿。到家时，老乡放下我们的东西，连院子都没进，拉着孩子就向坡下走去。母亲得知后，追上前去，请其到家里吃顿饭，老乡说什么也不肯。晚饭时，母亲还不住地念叨，为没留下好心人吃顿饭而自责。

我们的越野车出了山口，不远处就是赵村，那林立的楼宇已清晰可见。眼前是少年时我们时常蹚水过的大沙河，那时河面宽阔，河水清澈，白沙见底，每逢到此，都心情豁然开朗。而现在，文采激昂，石碑的下部，一行行当年为建乡校慷慨资助的人名历历在目，先人虽已去，可他们真的是名垂青史。下课了，望着操场上快乐玩耍的孩子们，肖老师、李国建老师不无焦虑地同我们谈起目前已暂时搁置的当地旅游建设项目。言语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多么希望眼前的这些孩子们，不再是仅有走出大山这一个想法，而是在白草坪，共同努力，在家门口圆自己的美好梦想啊。现今白草坪已由原有的